

旧的新的

□ 合肥 苏天真

在售楼部微缩模型前，想象着城市在极具膨胀，尽管我是百米冲刺者，也无法跟上时代前行的步伐。附近一带的别墅区簇新而奢华，一栋栋春笋拔节，从新区悄然冒出。我驾车漫无目标地游荡在城市一隅，一条小河，把城市发达的触角杳然斩断。

路边隆起的山坡，给了我舒展视线的方向，下面是一抹由芭蕉、香樟和竹子构成的林带，疏密错落，让人感到一种寂静的喧哗。站在高处，看万顷绿叶，深浅高低，一浪一浪地缓缓向远处翻卷，楼群在百米之外继续向前，奔跑成一座不着边际的城市。从乡村走向城市，如洗脚上楼。但童年永远是屋檐滴漏一样的水珠。自打我记事起，都是生活困难的时候。没米下锅了，早饭母亲好不容易捞几勺粥入瓦罐里，再塞进锅洞烘焙，揭开盖，嗅觉从极度亢奋到极度麻木，米饭的醇香是如此汹涌空旷，在肺脏胃腑里冲撞，搅缠出从未有过的饿与馋，味蕾像兽一样恨不得把人撕碎，可“干货”是为下地干活父亲准备的特别“待遇”，我说的是物质匮乏的年代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我经常回忆童年，一下笔就是童年的那个依山傍水的小村落，我的家茅草铺就，短檐、矮屋、泥土夯实、小窗、板门，它们无论南北东西，都是千城一面。父母言，那三间茅屋还是下放回乡，靠政府安家费盖起的。每到夏天，狂风暴雨，屋内筛子般滴滴哒

哒，满眼都是锅碗瓢盆和丁零当啷的水滴声。一豆灯光，流动的阴影，一颗恍惚的心灵。冬季的皖中雪花无涯，我的房间俨然成了家庭仓库，房顶密匝的芦苇，屋角是筒形竹编粮仓，一张木床紧倚其边，若不是蚊账隔出一块天地，我的脚就可以够得着了。晚上只要灯一灭，老鼠开始登堂入室，沿房梁上蹿下跳，开始大肆掠夺粮仓。有时候，咬我的脚指，吓得我点亮油灯，一宿坐在床上，一刻不停地盯着房梁。母亲在唠叨着，她惋惜那一盏灯油的价值。只要稍加体味，本能感受到灵魂深处的孤独与无助。

只是这些破败的低矮的老屋，是我童年的胞衣之地，紧跟着村前村后的树下、房舍四周，白色的野杏花也开了，开得格外惆怅、黯然，在我永恒的记忆中像那很快消逝的娇嫩的少女，以一种少年的激情流泻出来，在屋宇房梁，在炊烟鸟语的村落上空飘荡。那儿有我的竹林、池塘、河流、田园、飞鸟和七星瓢虫。带给我来自岁月深处的温情，都有生命的沧桑。老屋曾有过的生机，正如我不知道矾山曾是著名的矾都，这一切恍若幻梦。

工作像个自由的鸟窠，而我一度钟情的老屋已经像一丛荆棘。二十年后的某个仲夏，带着一纸调函的我，来到离家2公里的区委上班，手头宽裕时，想到家里的房子该翻新了，便与父母商量，“难得你有这份孝

心，盖房子要花大价钱的，眼下你还没那么大的经济实力。”父亲言语虽轻，却重重地砸在我心口，顿感胸闷、窒息、茫然不知所措、无语，这些名词构成我与父母的对白。

当在老房宅基上生长出一幢红砖青瓦的新房，终于告别了“茅屋被秋风所破”的窘境、焦虑和无奈，父母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。二弟也开始入职，全家的日子也逐渐好起来。令我后悔莫及的是，老房子二十年前卖给了一位远房亲戚，我和父母偶尔回去瞅瞅，那挟带着房檐的树荫和厨房的阴风吹来，使所有的过往不过是同一复制。似乎真是那么回事。那房子是我们家留在村子里的唯一脐带，连着筋脉。如今却构成我的暗影或悲伤，失去了我认为人生中见证我生命发展、极具唯一性和不可更改重置性。

落日挂在山坡和渺远的树梢，我喜欢记忆存留在想象中，老屋的房梁、青瓦、灶房、油灯、石磨、猪圈、草垛。我充斥着对老屋的虚幻中。就是这样，在不知不觉中，老房子的时光像流水一次次无声漫过我的脚背，漫过我的心灵，润泽了我遥远而逼近的渴望。空闲时，我经常绕道徒步去大蜀山、植物园，甚至是郊区农家小住。看看山场植被、土路塘堰、红墙青瓦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觉得乡村风情，是城市无法生长的最后诗意。

我家的早点铺

□ 合肥 胡红萍

时光荏苒，又是一年中秋节，我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看望父母。在老家的小街上，有父母经营了三十来年的早点铺。

早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起床帮忙父母卖早点。现在的早点生意大不如前，街上冷冷清清，买早点的人更是寥寥可数。如果在十几年前中秋节前夕，街上一定是人声鼎沸，行人如织。虽现在生意不好做，但父母丝毫不懈怠，更舍不得放弃。在我看来，这

们全家便一起学做春卷和饺子。同时针对破罍人边吃早点边喝茶的习惯，父亲搞起营销，在卖早点的时候免费提供茶水。果然，生意日益兴隆。高峰时，常常全家人做春卷、饺子，忙到晚上11点多；早晨3点多，母亲就起床烧开水，我和小妹摆放桌椅、碗碟和茶叶。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就开始做包子馒头，母亲开始炸春卷，我和小妹做服务。不一会儿，就人山人海、人声鼎沸，我家早点铺子成了大家谈天说地、说古道今的所在，甚至有的在这里谈生意。

随着早点生意越来越好，父亲想拓宽业务范围，开始琢磨开饭店。开饭店须会烧菜。父亲便到县城学厨师，并买回来许多厨师培训教材自学。父亲似乎对烧菜很有悟性，很快便能烧出一手好菜，特别是酱爆肉，成为当时街上一道名菜，甚至有县城的人来我家做客品尝。烧制酱爆肉从取材到火候都十分讲究，须取上好的五花肉，切成细丝，加上豆酱及调味品，快

炒出锅，非一般人所能掌握。当时在街上开饭店的有四五家，竞争十分激烈。我家的饭店依靠酱爆肉成为一枝独秀，常常顾客盈门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父母靠卖早点、开饭店将这些子女培养成人，助我们成家立业。

然而星转斗移，时过境迁。尤其是最近几年，人口流动性增加，农村的人越来越少，到街上购物的人越来越少，买早点、到饭店吃饭的更少了，我们姊妹五个也各奔东西，远离父母，我家饭店早已不开了，不过早点铺子还在。

每天早晨，父亲仍一如既往，熟练地捏着包子，然后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蒸笼里；母亲则站在油锅旁，神情专注地炸着春卷。一锅又一锅的包子春卷，如今成了父母最大的精神支柱，也是我这个远离家乡的人最大的念想所在了吧！对我而言，所谓乡愁，怕就是小街上那一处早点铺了吧！

好香一棵树

□ 合肥 胡玲

白露一过，秋风越来越凉爽了。小区的陈奶奶每天都会走到院子的一棵桂花树边，睁大眼睛上下打量一会儿桂花树，微笑着说，多么香的树啊，加油啊！冬天，桂花树的叶子上积满了白雪，怕冷的人顶着凛冽的寒风，缩着脖子一溜小跑地闪过，但是陈奶奶也会来到这棵桂花树边，用温和的声音说，多么香的桂花树啊，加油啊！

这树真香呵！这天傍晚新搬来的张阿婆抚摸着这棵看上去很普通的桂花树，也夸着！两个老人因为这棵树坐在院子里拉起了家常。是啊，这是棵很香的桂花树啊！陈奶奶慢悠悠地说，十五年前，我和老伴搬到这儿来住，老伴的儿时伙伴老刘从徐州来看望我们，恰好看到工人们在小区里种树，俩人就接过工人们手里的铁锹，种下这棵桂花树。他俩一共种过两棵桂花树，第一棵在徐州老家。那时，我老伴才二十岁，考上了北京一所军校。走之前，两人合计种一棵树做纪念。种什么树呢？两人想了一会儿说，还是种桂花树吧。因为传说月亮里有棵桂花树，这样，有月亮的晚上就能看到桂花树，就不会忘记彼此了。于是他俩就拿着铁锹，在云龙山上种了一棵桂花树。不久，老伴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军。到了朝鲜，在战场上出生入死，常常连自己是谁都会忘记。但有时望着皎洁的月亮，还是会想起老刘，想起儿时的趣事——有一次，老伴七八岁模样，和一群小朋友在河边拍球玩，拍着拍着，一不小心，球滚进了河里。老伴傻乎乎的，想也没想，一路小跑也跟着下到河里。到了河里，水一下漫过了头顶，才惊慌意识到自己不会游泳。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下来，睁大眼睛，顺着河底的小坡爬上了岸。等他在岸边站立起来，发现老刘已跳到河里去救他呢……

老刘也会寄信给我老伴，说他在有月亮的晚上，会望着月亮祈祷老天保佑他凯旋而归。后来老伴回到了合肥，还是干部。在厂里，认识了我。有一次他出差去上海，我让他带些东西给我妈妈。他一个人不好意思去，竟然带着老刘去了。我妈妈过了好一会才搞清楚，那个矮一些壮实一些的年轻人是她未来的女婿，我妈妈满心喜欢。那时，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嘛！2016年，开完老伴的追悼会，老刘还对我说，我妈妈当时烧的菜真好吃。

是啊，老伴2015年得了癌症，16年9月份桂花开了的时候，85岁的老刘硬是一个人从徐州赶来看望他。我们在酒店里招待了他。那时，老伴已不想吃东西了，却硬撑着吃了半块月饼，剩下的半块就放在了一边。老刘二话不说，拿起那剩下的半块饼就吃了下去。在我看来，他们好像是把一个月亮吃了下去一样，然后他们俩注定会变成一棵桂花树。后来，在老刘回徐州不到10天，老伴就走了。我想了半天，还是把这消息通知了老刘，我说，老刘你知道就行了，不用过来了，但他还是又来了，送了老伴最后一程。再后来，半年的功夫，看上去还很硬朗的老刘也走了。哦，他这么快就跟着去了？张阿婆吃惊地问道。

看样子，今晚的月亮会出来的？两位老人往家走着。



个早点铺的存在，不仅仅是挣钱，而且是我们全家的一份纪念了。

父亲开店卖早点，开始是迫于生计。1989年，我最小的弟弟三岁了，我们姊妹五个，要吃饭，要读书，家里只有几亩薄田，生活十分困难。父亲外出做过小本生意，虽有小赚，但看到逐渐长大的孩子，心里放心不下，于是决定回家做点事，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勤劳能在土地上做点文章，但靠几亩田地显然不行。无奈之下，他想到街道总是会有更好的发展，于是东拼西凑，在街上盖了房子，早晨卖早点，中午、晚上开饭店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早点只卖包子馒头。父亲没有任何经验，但凭着一股韧劲，刻苦钻研，终于做出了八面玲珑、味道鲜美的“胡氏”包子，生意逐渐有点起色。随之而来，竞争越来越激烈，父亲想到增加早点品种，我